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六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文王世子

內凡五節第一節論文王爲世子之禮下之事上之法自凡學世子以下爲第二節論在上教下釋奠養老及三王教世子事自庶子之正于公族以下爲第三節明庶子正理公族燕飲及刑罰之事自天子視學以下爲第四節論天子視學養老并諸侯養老于國之事末一節更明古者尋常世子之法

姚氏際恆曰按此篇之首文王之爲世子一章文王

謂武王曰一章成王幼一章及仲尼曰昔者周公一章皆係妄夫竄入自餘之文凡爲四義敎世子及士之法後附世子之記四此原文也一庶子正公族之禮二天子視學養老之禮三後附世子之記四此原文也其所以竄入者何蓋當新莽之世讖緯繁興波及經傳諂諛之徒造爲周公踐祚本篇及踐天子之位諸說明堂位邪說有作往聖受誣此記中凡有竄入所由來也其于是篇欲言周公踐阼然意以爲宜先言文武而後及于公方爲聯貫于是首言文王次言武王其言文王則以此篇本言世子事乃取後附世子

記依倣其文以文王砌入復將其文增益見文王之
爲聖不同于尋常世子事事有加焉其爲實避雷同
之故也以是冠于篇首而命其篇名曰文王世子其
言武王則第從文王爲世子帶入謂武王亦然復謂
文王有疾武王不寢迨愈而寢寢而夢遂生出武王
夢與九齡一事然後及于周公踐阼焉蓋作僞之人
之大旨如此也不知是篇本與文王無涉其首曰凡
學世子乃言敎世子之法非言世子所自行事後附
世子記始言所自行宜如此耳今首言文王之爲世
子便失本篇之意又與後世子記多不合豈有出一

人之手而前後自爲牴牾如此者其竄入自灼然易明不然依其前後之文直兒童而已矣曾是古人而有此乎或者曰文王爲世子之孝行後世流傳已久今以爲僞作豈文王不當若是耶不知非也自古無不大孝之聖人如舜與文王周公孔子應無不同然其孝有傳有不傳者則以所處之地異也舜以父母之頑嚚而其孝益著此固人子之所不忍言而亦其所不得辭者也若文王之父王季因心則友其爲慈父可知縱使文王盡孝亦無所流傳于簡策而爲後世所稱述然千載之下無不共信其孝者則以其爲

聖人也聖人五倫咸盡固不特孝之一端而其所以爲孝者又不特此區區問視之節以是而言文王亦淺哉其測之矣雖然此于文王固無損可不必辨辨之者以其言周公踐阼之謬妄也而自不得不併及之以見其僞首章既僞則下二章之僞亦何俟辨之而後見哉

陸氏奎勳曰有大學之教庶子之官政養老之禮而以文王世子名篇何也按河間獻王所上禮書凡一百三十一篇后蒼最明其業著有曲臺議記大戴刪存八十五篇而其文猶簡小戴存四十六篇而其文

頗繁然余觀此記有文王爲世子教世子周公踐阼諸篇題則知小戴于併疊之中仍有標別之法而今本從鄭氏所註非復小戴之舊矣大戴中有保傅篇純用賈誼篇中刪改頗覺謹嚴篇末世子之記小戴改定文武朝寢之法而篇目仍稱文王世子者豈以文帝孝于薄后侍疾親嘗湯藥不交睫不解衣者三年廷臣以爲高世之行而聖亦假此以見尊崇之意與

李氏光坡曰自篇首至武王九十三而終言武王之爲世子也成王幼節言周公教成王世子之道道者

何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終篇反覆推明不出乎此
自凡學世子言教世子之時與地自凡三王教世子
至君之謂也言教世子之道自仲尼曰至世子之道
也申上周公教成王而推極言之自庶子之正于公
族至不翦其類攷周官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
秋合諸射王世子王子以及國子皆造焉國有大事
則率國子而致于太子皆與世子相關故詳明之自
天子視學至念終始典于學申上立學養老之義而
引兌命以見始爲世子終爲天子所以舉事所以命
衆必篤于學而學者學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末引

記曰必三王教世子禮而因以見文武至情有加所以爲人倫之至也

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劉氏彝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則五十以前猶爲世子自成童至知命克盡其性以事親故其以篤誠爲本

者他聖所同以備物爲實者雖舜有弗逮也夜不遑寐故雞鳴而至以其達旦懷憂故知其安而喜形于色有不安節則心有所懼而色形其憂急侍其親并履不能正蓋聖人盡其性以事其親無所入而不爲極也

徐氏師曾曰聖人之行過人而得中也復初以上問安之禮食上以下視膳之禮

何氏兆淸曰視常視皆有加矣

黃氏啟蒙曰日三分雞鳴以下雖是申三朝之禮若只作申說不過釋禮文耳非聖人之孝也中備三朝

之目而貫以惟日不足之心方爲得旨兩亦如之皆指朝服之敬問安之誠說要見文王孝根天性純是孩提愛敬之真念故時時與親相慕而見之惟日不足下憂疾視膳皆純心所發不是有意做作此之謂眞孝

萬氏斯大曰在字當如字解後同

顧氏炎武曰此不獨見文王之孝亦可以見王季之勤也爲父者未明而衣則爲子者雞鳴而起矣苟晏安自逸又何怪乎其子之惰四支而不養也是以小宛之詩必曰夙興夜寐而管甯三日晏起自訟其愆

古人以身行道者如此

陸氏奎勳曰食上必在問絕覗寒煖之節卽內則所云問衣燠寒也連上而解在爲察誤矣

姜氏兆錫曰此言進見之禮事疾之心奉食之禮也

方氏苞曰玉藻夕祭牢肉則夕膳所進亦朝牲膚體但已徹之俎實則不可再用耳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閒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

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帥本同說

讀脫養去聲飯音反有二之有讀作又閒去聲讀

劉氏彝曰聖人所行莫非盡其性也盡其性以事其親又何加焉

陳氏澔曰數之修短稟氣于有生之初文王雖愛其子豈能減已之年而益之哉好事者爲之辭而不究其理讀記者信其說而莫之敢議也

徐氏師曾曰不說冠帶視不滿容一飯再飯視不能飽

顧氏炎武曰此中庸之行也

姚氏際恆曰按作僞者欲言周公事故此處先言文王襲後世子記附會其事又欲避忌雷同每事增加之以見文王爲聖人不同于尋常世子以此欺世人而鄭孔不達情理果受其欺且爲之曲解爲其曲解處凡三今並論之鄭氏于世子記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曰日中又朝文王之爲世子非禮之制孔氏曰文王爲世子是聖人之法不可以爲常行故此記尋常世子之禮按禮一而已聖人此禮常人亦此禮何有聖人常人之分且他禮皆不分聖常何獨于世子

禮而分之乎人皆可爲堯舜自當以聖人爲法取法聖人尙有僅得乎常人者況取法常人將併不得爲常人矣凡經書之言皆所以垂世立教今旣謂文王所爲非禮之制若是則常人固不能行而聖人又不待教不知存此章于簡策何爲乎孔氏曰凡常世子朝父母唯日二今文王增一時又三者皆稱朝並是聖人之法按朝夕見父母之禮聖人不過立此法以詔人子耳苟使無事雖終日不離親側可也使有事卽偶闕一二時亦無不可也今必增一時便爲聖人豈屬富論曲解一也鄭氏于世子記色憂不滿容

曰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按旣云色憂不滿容則其
行止自不能如常可知何必又申行不能正履一句
令乃爲之强分等級曲解二也鄭氏于世子記嘗饌
曰又不及文王一飯再飯按禮親死後人子飲食始
爲之限若親疾之時原未有限制此等處亦聽人子
自盡曲禮云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
貌世子記云亦不能飽此可以見大意矣今必以一
飯再飯便爲聖人竊恐聖人無此印板法推其說親
旣沒將終不飯乎曲解三也觀鄭孔之曲解益明文
本之僞矣　又曰閒人何夢妄一武不解字妄二預

知年數妄三以年與人妄四父益子算妄五予受不辭妄六嗚呼齊諧志怪不意乃見于世之所爲經者而況又爲冷淡之齊諧闒茸之志怪也耶

汪氏琬曰按鄭金縢注云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武王崩時年十歲使果如小戴禮與鄭氏之說則成王之生也武王年八十四矣文王壽考幾及百歲及其將歿而尚未見有適孫抑何武王得子之晚如此也左氏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四國者皆成王之弟又何武王八十四以前艱于育子而八十四以後精力益以衰耗乃得子之易且多如此也倘成王爲邑

姜所生則武王既耄而邑姜猶可以生子意者其非武王元妃乎武王之世視漢世相去遠矣中間簡册磨滅且經暴秦之火學者雖闕其所不知未爲失也而漢儒妄說云云斯亦惑矣又使果如鄭說武王八十二而喪文王八十四而生成王是時方居文王之喪如之何其遂生成王也豈邑姜妊身在文王未没以前耶又豈武王急于有子雖犯非禮而不知恴耶又豈喪禮爲周公所定而武王時未之有耶竊謂其年率皆漢儒附會敢于誣聖人而不自知其妄者也然則成王幼周公攝政非與曰此載諸金縢大誥者

何可非也唯武王之夢及所謂九十三者決不當取以爲據又家禮冠頌孔子曰武王發成王年十有三孔安國傳亦云而史記魯世家則謂成王在襁褓中似又不能十歲者其說頗多異同是故學者之道求學之可知者而得其要足矣其他不可知者則亦姑闕以俟焉夫亦善于尙論古人者矣　又按鄭說文王既沒成王始生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如此則是武王在位十年爾然周書泰誓有惟十有三年之語金縢又有既克商二年之說孔安國謂十三年者乃合文王受命九年數之宋儒詆其非是以爲文王不

宜改元而改元武王宜改元而反冒先君之年頗屬无理故蔡氏刪爲之說曰此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也但周書不言武王崩于何年皇甫謐謂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後六年庚寅崩孔穎達則謂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二說頗不同要之武王決非在位十年者又書序以十三年爲十一年史記仍之邵子經世亦然恐非是

陸氏奎勳曰此條當刪文王未嘗稱王而武王曰君王其終撫諸是可信乎且夢帝與九齡而文王曰吾與爾三語亦不倫皆傳者之謬妄也

姜氏兆錫曰帥循也不云不敢有不及而云不敢有加者聖人之行但患過不患不及也此總承上文之詞下文特以事疾明之以起夢錫之本末也病間猶言瘳也病時覺疾在身無所間隙故謂病瘳爲間也文王問何夢者病已後武王乃得安寢故問以發之謂年爲齡者齡字從齒故言年齡又言年齒齒是人壽之數也然數之脩短稟氣于有生之初文王雖愛其子豈能減已年而益之哉好事者爲之辭而不究其理讀者信其說而莫之敢議也

李氏光坡曰金縢求代之請與與齡皆非常理學者

何信彼而斥此也若以壽得于有生之初不可減益則中庸必得其壽之言何稱乎葢大德非性生而成則必得斷非有生而定也理有明見者有不可測者未有精義闕之可也

周氏發曰一飯再飯徐氏師曾曰視不能飽較鄭氏欲知氣力箴藥所勝之說簡明

方氏苞曰九齡夢錫先儒皆識其妄而未知誰實爲之以王莽事及當日作僞亂經語證之葢亦劉歆所增竄也葢莽稱宰衡受九錫居攝踐阼南面朝羣臣稱假皇帝皆託于周公唯卽眞于公無可託故特起

符命而興昌亭長首言夢天公使者告以攝皇帝當爲眞袁章繼稱漢高帝降金策書傳位于莽故歆增竄此記以示周之興文武嘗見此異徵以爲莽事之證驗其稱武王養疾亦爲莽而設也莽侍王鳳疾亦不解衣帶連月其孤貧時以孝母著聞則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必莽之設行莽革漢命亦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故增竄此記以見莽天性合道凡事皆與古聖同符以義裁之武王必無是也父母有疾當時已之饑飽而飯每減焉或偶輟一飯亦順其自然必以父母之一飯再飯爲進退是僞也設旬月不人句歆于亦如之可

乎

齊氏召南曰不敢有加其不敢有減可知又曰此是作記之人追述故云君王猶之言王季言文王言武王皆記之述敘也鄭註言是受命之後大誤文王終身小心服事何嘗一日稱王雅頌所稱受命皆追敘之文也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者漢儒之陋也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

方氏慤曰成王主也故于阼曰涖周公特相之而已

故于阼曰踐

劉氏彝曰伯禽行世子事父之禮于周公以觀化成王其撻伯禽用以爲成王之愧恥也

陳氏澔曰見伯禽所行乃文王爲諸侯世子之禮非王世子之禮

姚氏際恆曰謂周公踐阼罔誣先聖人盡知之不辨作僞者主言周公踐阼第云成王幼示之以爲君臣之道耳乃必言示成王世子之道何與盡欲與本篇言世子相關會又所以接上之言文武爲世子事也不知武王既崩何必更敎成王以世子之道成王已

爲君何不教成王以爲君之道而教以世子之道乎迂鑿無理之甚矣終以成王無父何由教以世子之道于是扯伯禽求曰抗世子之法于伯禽而伯禽無辜代人受撻則又極寃枉總之爲齊東野人之語也

朱氏軾曰抗世子法于伯禽註謂舉世子法以教伯禽使成王見之而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若然是周公恐成王之拒教而不親加之訓也否則欲成君之德而已不居誨君之名也責難陳善者人臣之分矧負扆踐阼之大臣而避誨君之名何以爲後世臣子訓乎彼太甲顛覆典刑伊尹且訓之放之成王之失

德不如太甲何至拒周公之教果教之而拒即曰撻伯禽庸有濟乎假無伯禽周公將不善成王乎竊意周公踐阼而治無暇朝夕納誨乃使伯禽與成王居日抗世子法以導之與抗也任也法受于周公而抗于伯禽故成王有過周公撻之謂其不能輔君有負厥任也而所以感悟成王者亦即在是矣大抵師保疑丞之訓迪不如左右朝夕之勸導為易入彼瞽矇之諷誦齒詩亦猶伯禽之抗世子法也

陸氏奎勳曰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依記言文王九十七乃終是武王已八十三矣鄭註金縢云文

王崩後明年生成王是成王之生武王年已八十有四左傳富辰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叉叔虞爲成王小弱弟何武王艱于繼嗣至八十四後而反多子耶鄭注固不足信金仁山前編據大紀竹書謂武王壬辰生在帝乙之二十三祀崩于己酉享年止五十四而文王則生于祖甲之二十八祀爲庚寅歲歷壬辰而生武王是時年已六十三左傳武王母弟八人皆太姒所生也何太姒始則少子而晚若是多男耶前編亦不足信夫羣言淆亂衷諸經而要諸聖存其信而闕其疑無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是文王之年幾百齡可信也孔子曰武王末受命特可信爲暮年伐商而已大誥云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君奭云小子同未在位特可信其爲年少卽位而已王莽攝位自比周公漢儒遂多無位之說周公亦猶行古之道也戴聖議禮之儒而侈武王夢齡之說標周公踐阼之言豈所云立言不朽者哉

姜氏兆錫曰涖臨也不能臨阼書曰小子同未在位是也相助也輔也抗舉也劉氏曰成王幼弱雖已涖阼爲天子矣而未能涖阼故周公以冢宰攝政輔王踐阼而治又以其幼而不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故

舉世子之法以敎伯禽俾王有所視效或王愆于法
則撻伯禽以警而示之凡此所示之道即文王之所
爲世子者法而王所宜效法也此章歷引文武周公
以明世子之法也

周氏發曰文王謂武王曰一節乃後人因金縢之事
而附會之者刪之

方氏苞曰去不能涖阼踐阼而治八字辭意始相承
仍之則義悖而辭意亦梗蓋周公抗世子之法于伯
禽爲成王不逮事武王非爲其不能踐阼也且公于
伯禽亦何待踐阼而後抗法其爲歆所竄無疑　又

曰末綴文王之爲世子也義無所處故先儒以爲衍然非衍也蓋欲于世子之謂也下綴周公踐阼以示古有周公踐阼之禮故于此即綴此句于一獻無介語可也下綴教世子以示三請乃記禮者各標其名目使人疑古記所傳或有同異蓋故亂其緒以掩飾其所增竄正公孫祿所謂顚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也任氏啟運曰言踐者見本非其位特以由治爲世子之處然不知爲子爲臣子道所以事人之道又何以爲君爲父爲長而得治人之道哉故使伯禽與王游處伯禽僞于子臣幼之道偶有所失即嚴撻之使成王

知身之有過亦當如此常若武王上下于庭跛降于

家而不敢肆是成王爲世子之法郎子伯禽學之也

齊氏召南曰此文此節及下節教世子注並云題上

事當是古人竹簡紀事題識之名下文周公踐阼同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

東序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

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

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學並音效學禮之學如字

盧氏植曰春學干夏學戈秋學羽冬學籥

程氏迥曰詩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左傳象箾南籥杜

預釋左云南籥當爲文樂劉炫釋詩云當如周南未
敢正指爲二南也夫周備六代之樂韶夏濩武並列
何獨取夷樂以配文王之象舞且四夷獨取其一與
箾之舞象籥之奏南明是文王之詩矣

張氏曰南二南也以鼓節之曰鼓南

徐氏師曾曰干戈兩舞也故各以其官之教者焉皆
大師詔之因陽用事教以聲也秋冬不特教羽籥也
又學禮讀書因陰用事教以事也樂于瞽宗樂之祖
也禮亦在焉禮樂一道也書在上庠書始唐虞也

黃氏敢蒙曰發舒收斂者天時節候有不同而人之

精神意氣亦因以異施敎以時者正乘人之精神意氣而陶鑄之則其理易入而成就亦有機此亦時雨之化也春夏干戈秋冬羽籥此舞之以時也必有其地而又各有其官然春夏不但習干戈也而春誦夏弦焉秋冬不但羽籥也而且秋學禮冬讀書焉此業之以時也必有其官而又各有其地庶乎用志不紛而夾輔有人矣

姚氏際恆曰此節之義鄭孔執周禮以解者其謬有三此言小樂正下節言大樂正鄭執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因以大樂正當大司樂小樂正當樂師不知

周禮官名悉不足據孔又謂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亦無稽謬一　此言籥師籥師丞孔執周禮有籥師無籥師丞因謂籥師丞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謬二　南謂象箾南籥鄭執周禮旄人舞夷樂謂南爲南夷樂而胥以鼓節之按旄人止言夷樂無南名亦無胥以鼓節之之文唯緯書有四方夷樂之說及明堂位有南蠻之樂之說其于周禮亦不相涉牽引尤無謂且教世子不以雅樂而以夷樂可乎又四夷何以唯一謬三　又曰王制云春秋教以學禮冬夏教以學書此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又云春

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禮言不同此在一節且然況他篇乎陳用之謂此主教世王制主教造士未然

陸氏奎勳曰周禮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教舞夷樂既非世子學士所急又非大胥所掌而鄭氏牽合爲復引鼓鐘詩以雅以南爲證愚謂此象箾南籥之南也鄭氏不信左傳而喜鉤命決之緯書所以注禮箋詩彼此均失

姜氏兆錫曰此章承上文推言教世子之屬之法也

齊氏召南曰太師即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者注不言以可知也誦謂樂歌即太師職教

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也弦謂以絲播詩即以六律爲之音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

黄氏啟蒙曰威儀容節謂祭有灌獻之儀節養老乞言有法德納言之儀節合語有旅酬言說之儀節皆小樂正詔之

朱氏軾曰合語者燕飲和樂合歡笑語也

姜氏兆錫曰乞言謂養老之時因乞善言之可行者于此老人也合語謂祭與養老及鄉飲射鄉燕射大射之時皆以先王之法合會而相告語也凡此皆有

儀節故小學正亦于小學教之

任氏啟運曰祭至旅酬皆言說先王之禮以相告謂之合語其未合語時皆得進求訓戒亦曰乞言不止養老有之也

大學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吳氏澄曰言大學正授數又言大司成論說者蓋授數猶未離乎業論說始可言成也

徐氏師曾曰上言祭此不言祭樂舞原爲祭設也

黃氏啟蒙曰命字與學字對威儀容節皆載在篇章

而篇章有數故曰數皆大學正授之比前進一步謂大樂正不但學之命之而篇章之數亦授之也舞干戚是樂語說乞言是禮義理在禮樂中才能是習禮樂養成者義理得于心而有淺深才能見于事而有優劣論說以考之則知所勸勉而德成矣

萬氏斯大曰先王立學造士其教非一端其居非一處蓋學其通名而瞽宗上庠東序即一學中之別名也其官則大司成爲之長主論說大樂正次之主授教其屬有小樂正教干及詔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大胥贊之大師主詔絃誦執禮主詔禮典書主

詔書因其人因其時而教行焉三代盛時所以無不成之材也

陸氏奎勳曰鄭註篇數非也當依石林葉氏訓爲度數授干戚之數則有俯仰授合語之數則有進退授乞言之數則有升降大司成論說在東序鄭注以師氏爲大司成亦非觀下文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皆保傅之屬以時論說在于東序也

姜氏兆錫曰大樂正周禮謂之大司樂戚亦舞器語說即合語之語說命猶辭也謂乞言之辭命數者篇章之說也大司成周禮無其官王氏謂即師保傅爲

之後文謂樂正師業父師司成是也陸氏謂凡有道者使敎焉他日祀爲樂祖者也二說大同小異皆可通上文小樂正之屬學舞詔禮各于東序矣而此文屬之大樂正大師成者葢大樂正先授以篇章之數而小樂正之屬乃敎詔之于是大司成乃于東序而論說以課其成也此以上歷言敎者授業課功之職也

齊氏召南曰大胥注只云學之合舞其進退使應節奏不云合六舞節奏也疏以合舞卽合樂樂師所敎小舞之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耳然大胥下

文云以大樂之會正舞位則所云六舞即六代之樂若雲門咸池等是也

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董氏應暘曰此尋常侍坐時故曰凡非專論說時也終則負牆便人之問列事未盡不問默而識之靜以審之

黃氏敵蒙曰世子學士侍坐于大司成而必盡請問之儀首句分侍坐非論說故曰凡下文皆以問言作三件平看遠近二一句便已之問也終則句恐妨人之

問也列事句便師之問也皆世子與學士侍坐時請問致敬如此

姚氏際恆曰大司成總司成均之官鄭氏謂卽周禮師氏新安王氏謂卽周禮大司樂皆執周禮解此謬

遠近閒三席鄭氏曰閒猶容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按鄭解曲禮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妄欲附會此處大司成爲講問之容說見曲禮故于此處遠近閒三席亦附會爲函丈也不知曲禮自云若非飲食之客此自云大司成兩處所指之人絕不相類安得妄合爲一　又閒去聲隔也謂

國子于大司成尊卑分嚴凡遠近間隔三席之地不敢相逼但可以問而止耳鄭欲附會函丈則以閒爲如字謂猶容也按函爲容閒豈爲容乎其曰猶容辭遁可見矣丈謂席制廣三尺三寸三分此蓋以一丈破而爲三之數尤迂鑿可笑不知當時制席之人何故欲以三席合一丈之數而定其制爲三尺三寸三分乎其必預知後人欲合曲禮函丈之說故然耶噫姜氏兆錫曰閒謂其中閒所容也一讀去聲猶隔也齊氏召南曰大司成卽師氏按經無明文鄭以意測知之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六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七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文王世子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黄氏啟蒙曰有以地言者有以學業言者殊不知地與業前春夏學干戈三節已說有了此時補出教之時先行釋奠之禮來教弦誦之時雖分春夏而教之官統是一大師學干戈之官雖分小樂正及樂師而教之時無分春夏故統三官而名曰春官見春官者三官之總名故經文不言夏官非遺之也上句不必

補夏官下句不必兼羽籥

姜氏兆錫曰夏不釋奠未詳方氏只言三時而不及夏者弦誦一師也春誦夏弦皆大師詔之秋學禮則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則典書者詔之故春一釋奠秋與冬各釋一奠也官通謂教詩書禮樂之官也或曰春下疑脫夏字或又曰官字恐即夏字之譌也按方說亦自有理或說較平正也釋置也其禮但奠置所薦之物而無祭禮迎尸食飲之節蓋主于行禮而已非報功故也先師謂先代明習此事者若後世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詩有毛公之屬也

任氏啟運曰先師周禮所云死爲樂祖祭于瞽宗是也若漢以下詩有齊鄭韓春秋有左公穀凡得列于學宮者各一其師矣

齊氏召南曰此卽大胥所云春入學舍菜合舞亦卽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者是也其奠祇及先師不及先聖者周禮賈疏云學子始入學釋菜禮輕故不及先聖此註言設薦饌酌奠而已正言釋奠禮輕也下文言釋奠于先聖先師以始立學也下疏自明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董氏應陽曰先聖是作者先師是述者必用幣加禮也

黃氏啟蒙曰始立學是諸侯始封天子命之教而立學者用二必字皆爲異于常事也蓋教化一國全自此始諸侯不得不加意隆重以自致其尊道之心而默喻學者以敬道此正是端教之本乃爲心教處

姚氏際恆曰作此篇者不知何時人其所云先聖先師亦不知何指鄭氏謂先聖若周公孔子魯國祀之先師若禮高堂生等按周以前未聞有學人而在下位若孔子者安得舉孔子作證自漢高祖始以大牢

祀孔子後世乃祀孔子子學則此所言者豈漢後禮耶不然也其所謂先聖者殆指前代有天下之聖人與若先師者古人凡詩書禮樂以及百工技藝皆有之所謂一家之師志不忘初也以爲若禮高堂生等義亦不備

姜氏兆錫曰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敎所謂始立學也立學事重故釋奠于先聖先師時敎常事故唯釋奠于先師也事郎謂釋奠之事始立學奠必用幣而時敎奠不用幣亦重立學也

周氏發曰王制言一道德以同俗先聖先師者道德

所從出也三代之時五帝三王即先聖先師周旣立四代之學則各學中祭其代之聖人周宜劉氏彝云虞庠以舜爲先聖夏學以禹殷學以湯爲先聖東膠以文王爲先聖之說未爲無見至謂取當時左右四聖者爲先聖則未必泰誓曰作之君作之師則君卽師也文王世子或言先師或言先聖先師或言先師先聖蓋舉一可以概兩而師與聖亦未嘗區別也三代以後以孔子爲先聖先師蓋道德自孔子而一也

任氏啟運曰先師先聖古無定位劉彝謂虞庠以舜

爲先聖東序禹爲先師瞽宗湯爲先聖東膠文王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成德者爲先師自晉至隋始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唐初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房元齡議仍如舊蓋先聖尊而先師卑也至明以至聖先師尊孔子而先聖先師合矣然尊孔子爲先聖宜也若程朱亦無愧焉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姜氏兆錫曰合謂合樂也惟國有凶喪之故則否若非國故則釋奠豈有不合樂乎此以上歷言教者學者崇師欽聖之禮也

任氏啓運曰鄭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亦其教之所及也若本國舊有其人如唐虞有夔龍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否矣陳謂合謂合樂凡釋奠必合樂若有凶喪之事則否吉凶異道故也二說未詳孰是

齊氏召南曰合一說即合樂有國故則否謂國有凶荒之故但釋奠而不合樂以下文證之鄭注爲順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陳氏澔曰常事合樂不養老惟大合樂人君視學則行養老

黄氏啟蒙曰大合樂與上必有合不同即月令季春之合樂也凡大事合樂之時乃天子視學之日故因而遂行養老之禮還歸養老上見天子以孝治天下之意教世子學士也

姚氏際恆曰釋奠必有合爲合樂有國故則否爲歲凶後儒皆如此解不用鄭說不復綴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引儀禮鄉飲酒鄉射明日息司正之文解遂字爲用附合其明日皆無理

姜氏兆錫曰言大合之時人君視學必養老常事合樂則不養老以見敬老之爲重也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

吳氏澄曰鄉學之秀士已升于司徒爲選士者于天子視學飲酒之時得取爵于堂上之尊以相酬又升于太學爲俊士者則謂之成均之士曲藝雖已進等然猶在郊學未得與國學者齒是遠之于成均并未及與升于司徒者得取爵于上尊也

黃氏乾行曰于此見先王立賢無方而不備于人曲成不遺而又明著其等此人才所以盛也

鄭氏敬曰成均俊士司馬所論者郊人乃執技以事上者出鄉不與士齒安得取爵于上尊

黃氏啟蒙曰先王論士于郊之鄉學錄其賢收其才如士有德行者進而用之其次長于政事而德未必備者舉之以任眾職其次長于言語而事未必優者揚以備使命是德事言均賢才也進舉揚均取斂也又有曲藝之人欲投試考課何以待之皆警之使退而習其業以待考之于再也及夫再語之時其人舉說三事而一事有可善者乃下同列之中拔而升進之以所能高下為次序而別之然但目之曰郊人以

其爲小道而遠之耳若天子飲酒于成均郊人雖賤亦得取堂上之尊以相酬勸焉所以榮之也是知遠之者激勸之也取尊成均又使覲天子禮樂以陶鎔之令恍然悟道于藝而成有用之才也夫賢才與藝兼取而無遺矣

姚氏際恆曰孔氏曰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爲小學在西郊按此取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之說然王制不又云大學在郊乎吳幼清謂即王制不率教者自鄉移之郊夫既爲不率教者尙有待于教矣今不詳教之之方而但曰必取賢斂才云云語亦未協大抵禮

言不同執禮解禮俱無是處耳　又曰謂之郊人至末重申語于郊之義蓋謂成均天子之學成均之士皆得取爵于上尊今以其初在郊故謂之郊人爲其遠之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遠字貫下

陸氏奎勳曰舊說皆未當究謂侯國之太學在郊雖曲藝之士而能勉爲賢才亦得升于天子太學也遠之于成均遠字疑進字之訛上尊者瓦甒在堂盛酒五斗

姜氏兆錫曰語辨論也郊郊學也斂亦取也曲藝一曲之藝若醫卜之屬進拔也以用也其同等中有可

進者進之而其同進者則以其序序之也謂之者目之也成均董氏謂五帝太學之名上尊堂上酒尊也及猶得也言凡辨論于郊學者必舉賢才爲重而其間道德爲先事功次之言語又次之此三事者取士之正也其或無三者之可取而有曲藝欲試者皆戒之使習以待再論而考論之必舉說三事而有一可善者乃拔之同等之中次爲偕進之序故其人雖止目爲郊人而遠之而于學宮則亦得取爵于上尊相旅勸以爲榮焉此則又其取士之廣也此以上特言興敎者養老尊賢之等也本節多闕文疑義當舊註

人字之字均字皆句絕始依之然文義不甚安或疑違字爲達字之譌當是人字均字爲句絕則義協矣

按句理恐或然也

周氏發曰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者言教學之意將取賢才以貢于上也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者誓告也言以此教者告于學人使各就所長以成其業也德卽鄉三物六德事卽六行言則善言德行者曲藝卽六藝以待又語者俟其業之成而辨論之也三而一有爲者于鄉三物之中各擅一長也乃進其等以其序者德行爲先事次之

言交之藝又交之謂之郊人由郊升也遠之于成均
以及取爵于上尊者遠字疑達字之訛爵官也達于
成均將取而官之于上以尊之也
始立學者旣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受器乃退儐
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歐陽氏修曰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
陳氏暘曰釋菜小以食爲主釋奠大以飲爲主
黃氏震曰諸經多言舍采采卽幣也說者謂用幣禮
重釋菜禮輕恐無一時輕重並行與先行重禮方行
輕禮之理陳氏以女贄爲比男女異贄何爲同以菜

乎事師之禮至微猶以束脩為贄不能備禮也豈國家立學而不能備禮乎詩言蘋蘩蘊藻乃婦人助祭之末非君子祭禮之正此恐漢人詔誤以采為菜爾

徐氏師曾曰告器將用其事本經故禮之行于神者既簡則行于人者不得不簡也

黃氏啟蒙曰立學之初制造禮樂之器既成而塗釁畢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其成然後釋菜以告其將用夫釋菜之禮為輕故不合樂則不舞亦不授學士以干戚羽籥之樂也釋菜畢而退儐禮其于東序唯一獻無酬無傳命之介無合語之禮盡事神既簡則

待賓亦不必隆故曰可也此以上雖不專言世子之
事然以教世子爲主故以教世子總之
姚氏際恆曰不舞孔氏曰大胥云春舍菜合舞似釋
菜爲舞者彼謂春欲合舞之時先行釋菜之禮不謂
釋菜之時則合舞也按周禮本不足据況今執其不
合者以强通之益謬矣東序即國學之東廡鄭氏据
王制虞庠在西郊東序在東郊此爲虞庠之西郊而
乃退儐于東郊甚迂無介語可也孔氏謂無介無語
非也胡邦衡謂無介但語可也是如此乃與上合語
之禮詔之于東序合朱仲晦曰語即前經合語之等

言可也明釋菜時求可語禮尚嚴也按合語者祭畢旅酬之時言說先王禮法合相告語也若釋菜時本無可語烏得云禮尚嚴乎可也文法對上一獻無介而言非對釋菜時而言此又祖胡氏說而誤者也

姜氏兆錫曰器謂干戚羽籥之屬儐謂賓禮也退儐于東序未詳舊謂東序夏太學名諸侯有公德亦兼立異代之學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此蓋釋菜在虞庠而退儐于此也一說卽學中之東序非必自爲一學蓋行禮于學而退儐于其學之東序也詳見始之養也節言立學之初始成禮樂之器

塗釁既畢卽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成而繼又釋菜
以告用也其禮以備質爲敬既不用舞自不授舞器
禮畢而退禮其賓亦惟行一獻之禮無僎介無合語
可也此申釋奠先師之意也
李氏先坡曰無介者不立介以輔賓也語可也爲句
古者于旅也語今一獻之後卽語皆禮之殺也
周氏發曰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承上文及行事必
以幣然後釋菜者弟子始入學也　又曰釋奠者釋
幣釋菜之總名釋幣則奠幣如聘禮釋幣于禰釋菜
則奠菜如昏禮釋菜于禰

方氏苞曰此篇首言文王之爲世子武王帥而行之繼言成王幼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文武履常而盡其道周公遭變而適其宜皆可以法後王立人極者若夫敎世子之法崇禮樂擇師保與齒讓則三代之所同也古今無異敎上下無異學故列序學世子以及學士之通禮而釋奠之禮次之始立學之禮又次之釋奠而合樂養老又次之語于郊而取賢斂才又次之始立學而器未備禮未成者又次之學旣立禮旣成敎旣備而後天子視學焉又次之庶子之官爲世子領國子及其倅王舉則從以觀禮而聽事者也

而其教尤詳于公族皆所以輔成王世子之德也故以是終焉篇末世子之記則古所傳世子之疏節而述禮者因以附焉耳

任氏啟運曰熊安謂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又謂釋奠有六四時四也此始立學五也王制師六也釋菜又有三春入學合舞一也此興器二也學皮弁祭菜三也釋幣惟此一耳陳澔曰釋菜小以食爲主釋奠大以飲爲主歐陽修謂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愚按祭則有尸有牲有幣有樂釋奠無尸釋幣并無樂釋菜並無幣也春之釋采習舞秋之釋采習樂采

卽幣也爲習告與此初習異朱子釋菜蘊用脯棗豆用笋韭史氏伋据樂師書加籩豆用硎羹則視古之釋菜有加矣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爲釋菜而奠幣未確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黃氏乾行曰樂雖脩內然心和者身以和禮雖脩外然身敬者身亦敬蓋禮之和卽爲樂樂之節卽爲禮也此一節教以正道

史氏駉孫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故有分者禮樂之定體交錯發形者敎養之妙用

黃氏啟蒙曰先王以世子爲天下之本所以敎之者法律刑名一切屏去而必專以禮樂焉蓋樂由中出消融其邪慝之蘊所以脩內也禮自外作陶成其恭肅之儀所以脩外也禮雖脩外然自外達內而嚴敬有以制其心樂雖脩內然自內達外而和順有以充其體此謂交錯于中也由是英華宣洩而動罔不敬用無不和不亦發形于外乎至此則禮樂之敎成矣吾見心與理浹自有流通活潑之趣而悅懌其不容

已以言實德則恂慄而恭敬以言氣象則和粹而溫文和中有敬敬中有和交錯發形成德之事也禮樂之妙如此此三王必以之教世子也

姜氏兆錫曰修內以和心志脩外以飾威儀似乎內自內外自外也而禮自外以達內樂自內而達外二者交錯于中而發形于外則合內外之道矣此所以其成也懌而既有恭敬之實又有溫雅之象也謂之懌者與論語不亦說乎之說相似蓋脩習既熟而中心悅懌其進自不能已此禮樂交相培養之驗也

此以上從陳注之意也今考孔疏云內外有樂而心

一悅親和故其成也懌内外有禮而親恭心敬故其成也恭敬而溫文其說將五字分疏與陳注全別學者參之

周氏發曰教世子三字在凡三王教世子之上乃題下事而鄭氏以爲題上事石梁王氏言與下文周公踐作四字皆衍文是也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

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熊氏安生曰大傅審慎其道行之于身以示法此身教也少傅奉以觀其德行詳審言之使通曉此言教也

郝氏敬曰此保傅即周官三公三孤周禮惟大司徒之屬有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保氏掌諫王惡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而周官云惟其人不惟其官此云不必備惟其人可補周官之缺先儒謂保

傅爲兼官無專職非也

黃氏啟蒙曰先王以世子今日爲子臣他日爲君父人倫之道無一非其所當知者故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爲子以事父爲臣以事君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行之于身以示法于世子身教也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詳審喻之言喻也惟示之故曰在前唯奉而觀大傅故曰在後則行步罔非正人矣入則有保以衞之于靜出則有師以防之于動而居處又罔非正人矣于是世子于父子君臣之致無不曉喻而忠孝之德無不成就也夫出則有

師師何為者教之以事父事君之事而喻之以忠孝
之德者也入則有保保何為者慎世子之身于父子
君臣之間以輔之使立翼之使行而歸之忠孝之道
者也先王得人備官所以世子之德成如此故記曰
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有太傅太保太師
設為三公然非備數也惟其人而已古記如此蓋言
建官惟賢釋其能者而使之也
姚氏際恆曰四輔自謂師保疑丞三公乃司徒司馬
司空非太師太傅太保也自偽書周官襲前人之說
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說詳本篇後人信之所以于此

所言四輔皆疑而不能解蓋以著爲師保疑丞則三公既缺其一而下文又不當云及三公矣吳幼清謂四輔爲疑丞輔弼削去師保增出輔弼殊妄且以輔又爲輔尤不協觀此則三公非師傅師保明甚而僞書之不合于古者于此益可見矣

朱氏軾曰太傅擬而言議而動事事求合乎當然之則故曰審少傅之審喻言之愼且悉也

姜氏兆錫曰養者涵育薰陶之意審詳審也示昭示也喻曉喻也大傅養以身少傅養以言也保謂太保少保養以事也師謂太師少師亦養以言也師保不

言養省文也審喻喻諸之喻猶敎也敎喻之喻謂世子喻其敎也事即事父事君之事之屬也德即忠孝之德之屬身謂世子之身也天下無事外之德故敎以事而喻諸德天下無身外之道故謹其身以歸諸道四輔舊謂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也三公保傅師也四輔與三公不必全備唯可稱職者乃設之六句皆記文也不言傅輔弼約詞也語言也此記者釋詞

方氏曰禮樂者敎之之道也苟非敎之之人則道不虛行故立其人以養之也陳氏曰師敎之以事而喻諸德師氏敎國子以三德三行是也保愼其身以輔

翼之而歸諸道保氏養國子以六藝六儀是也尙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愚謂道無不貫而父子君臣之屬其大也自父子君臣之屬以達于百爲萬事之備皆禮以修其外樂以脩其内至禮樂交錯于中而發形于外則德成矣

方氏苞曰古書言師保者多矣未有言疑丞者言三公者多矣未有言四輔者莽置四輔以配三公又爲其子置師疑傅丞阿輔保拂故歆增竄此記或謂莊

子有舜問于丞語疑古或有此官不知莊子皆寓言與湯之問棘等耳果虞夏商周之舊典胡他書更無及此者先儒謂前言周公相踐阼而治此缺相字下文又有周公踐阼皆記者之失不知此歆之微意也記之本文乃成王幼周公相歆竄入不能涖阼踐阼而治二語欲并削相字則辭意不安故仍之

全氏祖望答全藻問曰方侍郎望谿云古人言三公者多矣未有言四輔者言師保者多矣未有言疑丞者王莽置四輔以配三公又爲其子置師疑傅承阿輔保拂（拂卽弼）之官而劉歆竄入文王世子以見其爲

二帝三王之舊制胡他書更無及此者然否　答曰以三代之前並無四輔之官其說是也若以爲劉歆所竄入則未然蓋侍郎不讀禄書頗類程子郎如史漢侍郎但愛觀其文章而于考據則弗及也四輔之名見于尙書之洛誥而益稷篇之四鄰史記作四輔尙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而無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是言四輔之官之始也賈太傅新書引明堂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

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誠立而愊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博聞而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按其文稍與大傳不符而大略則同漢書谷永公車之對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杜業傳謂王音曰周召分陝並爲弼疑是皆賈傳之言也孔叢子曰疑承輔弼謂之四近是豈皆劉歆之所竄與故不可以王莽所常用者而竟以之畀歆

也然而秦漢以上則固無此官也若謂周召望佚常爲之則何以不見于尚書之周官草廬因不得已而爲之辭以爲三公是周制四輔是唐虞以來之制則又何以不見于二典乃援四鄰之文郎指爲四輔以爲古制誰其信之又援周官師保之名合之疑承而芟去輔弼以爲周制又誰其信之故侍郎以爲絕無此官者是也特不可以爲劉歆竄入也愚嘗謂爲此說者蓋在周秦之間文獻淪失好事者所造作故伏勝賈誼皆記之再考甘石星經有云天極星旁三星爲三公後句四星爲四輔斯則出于伏賈之前者然

則其爲七國時人之說固無疑也至于漢唐經師又原不盡同星經之說是以洛誥四輔孔安國以爲四維之輔而正義以爲周公事無不統以一人爲四輔唯安國孝經注天子爭臣七人以三公四輔當之而邢氏正義已非之然則文王世子之不足信古人已早言之特侍郎竟以他書更無及此則反失之矣

齊氏召南曰鄭注周禮師氏保氏職即引此經是鄭以師氏保氏當此經之師保也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熊氏安生曰世子之名爲君子者曰有和敬倫理之德也德既成則皇極建于上而臣下化之見世子之君道必本于教以成德也

吳氏澄曰上既引古記之言此又引君子之言以足前義二德字一字衍受教者之德成則教者有功而道尊也

陳氏澔曰此德是指世子之德世子之德有成則教道尊嚴而無敢慢易者故凡居官守者皆以正自處官正而國治世子爲君之謂也

彭氏廉夫曰天子設四輔及三公以求助如此則教

世子何獨不然
朱氏巽曰人君之學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太子之學
不學繫後日之治亂可不愼哉
黃氏啟蒙曰先王以禮樂人倫教世子者何也蓋以
世子之得名爲君子曰有和敬忠孝之德也是德成
于身而皇極建極其則教道尊嚴而臣下化之而官
無不正正其官以理事治民而國無不治斯固爲君
之謂也此以知君子之君道本于教以成德而教可
緩乎
陸氏奎勳曰德字疑屬衍文

姜氏兆錫曰君子曰德言世子無愧于君子而後謂之有德也德成則教尊官正而國無不正此世子他日爲君之謂也所係如此而謂教可緩乎此以上又特申教世子之重且大也

方氏苞曰數語本在語使能也下今移置于此蓋承上文能爲父能爲君能使人而言養成世子之德所以如是其重者以此日之德成則他日之教尊而官正國治然後可以爲人君德成而教尊則可以爲人君而又可以爲人父衆官正而國治則能使人之教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劉氏彝曰以世子法教世子直道也今舉世子法于伯禽以致成王則曲矣蓋人臣殺身爲國猶尙爲之況不過迂曲其身之所行以成其君之德乎宜乎周公優爲之

朱氏軾曰君成德則功高名顯故曰廣大其身優爲者爲之易易也

姜氏兆錫曰前言周公相踐阼而治家語言周公相

成王攝政而治此闕相字而下文又衍周公踐阼四字皆記者之失

方氏苞曰先儒謂前言周公相踐阼而治而此鈌相字下有周公踐阼皆記者之失不知此歆之微意也記之本文乃成王幼周公相歆竄入不能涖阼踐而治二語欲并削相字則辭意不安故仍之然恐解者謂相成王踐阼而治故覆出此文以見踐阼而治者乃周公而下文又特綴周公踐阼以見當時即有此名目也其特稱仲尼見不獨事爲周公之事而美其事者復有仲尼之言即莽下書稱康誥王若曰朕其

弟小子封春秋傳隱公不言卽位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之意也迂其身以善其君亦善爲莽解也周官師氏保氏敎王世子于虎門凡國子弟及國之貴遊子弟學焉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軍則從伯禽乃諸侯世子本當抗世子法以敎之以親屬爲國子在學在朝本朝夕王所王甚幼而無過爲師傅者法當督責左右親近衛翼之人以警王心卽伯禽之撻禮亦宜然無所謂迂其身也莽自居攝踐阼以至稱假皇帝皆曰將以隆就孺子此歆所謂迂其身以善其君歟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吳氏澄曰此引夫子之言以證上文所記之事　又曰按此篇周公教成王可謂曲盡但稽之事實武王崩成王幼管蔡流言殷人謀畔其時周公卽出居東伯禽亦就封而征徐戎其後周公三年而歸卽相成王東征安得有伯禽同學之事或武王在時周公使伯禽與成王同學令觀伯禽所學而效之記者誤傳

爲武王崩後事乎
朱氏申曰知事父之道則知爲父之道知事君之道
則知爲君之道知爲下之道則知爲上之道未有不
能爲人臣子以事人而能爲君父以使人者也前言
道此言義者道以理言義以事言
朱氏軾曰雖天子必有尊親如舊注是必爲世子而
後教以爲人臣子之道爲天子者五倫可不備也有
是理乎愚意以爲世子則無爲謂周公以成王幼而
爲君前此尙未嘗習爲世子法也
姜氏兆錫曰事人使人謂事長使幼也武王崩成王

無父雖年幼未知君道若復教之爲世子則無爲子之處矣故抗法于伯禽以警敎王也君與世子以親則父以尊則君世子能知其義而盡親親尊尊之道然後他日可以保有天下不然則其本撥矣

方氏苞曰以文義求之宜曰武王崩成王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與不能涖阼何與其稱此至再至三不過爲周公踐阼證耳君之于世子也數語亦無謂且辭意蒙混與莽傳內制詔書疏相似疑亦竄入

君之于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

陳氏澔曰能盡君父之道以教其子然後可以保有天下之大不然則他日之爲子者不克負荷矣可不愼乎

姜氏兆錫曰君于世子以親則父以君則尊世子能知其義而盡親親尊尊之道然後他日可以保有天下不然則其本撥矣然則養之可不愼乎

李氏光坡曰君之于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故世子之事君有父之親則知爲人子有君之尊則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父爲人君而保有天下矣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于學之謂也

故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于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眞氏德秀曰天子之世子將爲君者也而乃于公侯

卿大夫士之子以齒爲先後何哉君在故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爲世子而以親親尊尊長長之道爲天下倡有不翕然觀效者哉秦漢以來禮樂旣廢又無師保之教齒讓之禮世子生而狃于貴驕之習此篇雖存無復考而行之者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

徐氏師曾曰著者知之明父子長幼親屬易知君臣以義合故獨言著業謂詩書之屬司業卽前所謂樂正授數也父師司成卽前師保所以成世子之德者也元良卽道德之謂以貞卽國治之謂也

何氏兆淸曰世子於君亦稱臣然異于義合者故曰

君在斯謂之臣

黃氏啟蒙曰通節只齒讓二字子臣之節即齒讓也即學之即教以齒讓也道德即能齒讓也國治即眾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齒讓之化成也自父在以下總言齒讓于學乃爲子臣幼之當然故先王必以是教世子也引語業屬知成屬行一有二句言行知各造其極元大良善也世子一人之善大而萬國臣民皆歸于正也

姚氏際恆曰說詳篇名下及成王幼章此章又假仲尼之言以誣周公踐阼也其云爲人子然後可以爲

人父云云皆一派矯飾之辭所以斡旋成王無父之故也又云以爲世子則無爲也尤畢露其遁辭矣

又曰劉氏云此言周公踐阼遂敢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之位之說其後驅致新莽居攝篡漢之禍實此語基之按劉氏謂記文在新莽之前故爲此說不知此正新莽時之言也若非諂附新莽何爲無故而罔誣先聖此可斷之以理者也禮記爲戴聖所删其人在成帝前後即其删後至後漢馬融尚增入月令明堂位樂記諸篇自鄭氏作註禮記始爲定本傳之至今矣然則以前爲人所妄竄者何可悉討耶

周公踐阼

陸氏奎勳曰與前文王之爲世子也敎世子皆篇目之標于後者今宜刪去劉氏謂鈌一相字遂啟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之說其後馴致新莽居攝篡漢之禍按大戴禮有武王踐阼一篇小戴偶然效之烏知立言不慎其流弊乃至于此

姜氏兆錫曰說見上文敎世子條劉氏曰此四字說者以下文更端故著此以結上文然因闕一相字遂啟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之位之說其後馴致新莽居攝篡漢實此基之也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七

浙江書局刊

金承誥校
許碩儒校
王家賢校